



《红楼梦》里刘姥姥初见凤姐，听她说“大有大的难处”，以为接济无望。在她看来，对方拔根寒毛比自己的腰还粗，岂会真有困难？但凤姐的应酬语，日后竟一语成谶，忽喇喇似大厦倾，“大”早已变成了空皮囊。

大的生物、大的工具、大的企业、大的城市，难道只是“小”的放大版吗？切莫草率地作如是想。杰弗里·韦斯特在《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中信出版社）一书中详细解

释了这些问题。在一个讲求科学、缜密梳理的框架内，我们不能凭直觉妄下判断——规律或许和我们揣想的不同。

生活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线性地估计事物的发展规律。它无处不在，言者无心，仿佛这是世间最普遍、最理所当然的法则，却是经不起推敲的。譬如，我们会说蚂蚁是动物王国里的大力士，它可以举起数百倍于自身体重的重物，按照这个比例，人类中最杰出的举重运动员也难以望其项

背。那么人类的极限在哪里呢？究竟有没有办法像动画特效一般举起一栋房屋、移动一座山呢？早在伽利略时代，这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了。

“随着规模尺寸的增长，相关强度会逐渐变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把一座建筑等比例放大，高度是原来的两倍，它的支撑面积就是原来的四倍（而不是两倍），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以为支撑的强度也变成了原来的四倍。但实际上，重量跟体积却变成了原来的八倍。也就是说，该建筑安全支撑额外重量的能力只剩下原来的一半了。那高度要是放大一百倍、一千倍呢？这栋巨大的建筑就会越发不堪一击，直至被自己本身的重量压垮。从这个意义上说，巨型生物也是不存在的，而我们同样无法按照线性的规律去推测不同物种的身体机能乃至行为准则，随意简化规律是危险的。

作者还提醒我们，药瓶上标注的儿童服药剂量就有问题，我们往往忽略，剂量不该随体重线性增加，这将导致年龄较大的儿童过量服药。所

幸人类中的偏差还不算太大，物种间的差别更悬殊，动物学家们就曾因错估大象耐受的LSD剂量，使之暴毙。

事实上，“指数增长”这个耳熟能详的词，可以更贴切地归纳事物的变化规律，譬如服药剂量就服从三分之二次幂的规律。研究者也确实发现了几种普遍存在的幂函数，可以用来归纳生命、社会、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帮助我们理性地理解事物，可能是替我们框定了极限，可能是悄然设置了临界点。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都必须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无论我们多么七窍玲珑，都不得不承认交友有上限；无论我们怎样才智超群，终有信息超载的时刻；无论我们对于气温起伏如何漠不关心，当它借势指数的威力时，也会瞬间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获得新知、发现某项新的规律时，或许我们希望尽可能挖掘它的潜力，借助它来提升竞争力，但事情往往不能如愿。不是我们的对手捷足先登，而是现实世界要比规律描述的更复杂、更难以招架，即使每个

变量都涉及一个简单的幂函数，综合的考量也未必能尽在掌握，我们甘冒的风险、能做的尝试，毕竟是有限的。

《规模》一书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展现了一幅非线性的广阔图景。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越变越大的指数增长轨道中，这不光是指我们所追求的知识、财富、地位等等的增长。即使无所作为，也身不由己地投身于越来越大的社群、接触越来越多的信息、顺应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生活模式。除了适应，别无选择。而适应这个多维现实，在作者看来，需要“大一统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不依赖经验和直觉，理性地用好数学工具，总结新的规则，在变化中点石成金。

大有大的机遇，大也有大的难处。在《红楼梦》的故事里，初露锋芒的王熙凤提出宁府五弊：“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事无专执，临期推诿；需用过费，滥支冒领；任无大小，苦乐不均；家人豪纵，不服约束。”这些问题，绝非“小”的放大版，规则虽简，没有大的眼界，岂是人人料理得来？

书海一勺

脆弱的艺术在战火中

后浪新推出历史报告巨著《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美]尼古拉斯著，刘子信译），以紧凑的情节带我们回顾这些珍贵艺术品在二战前后的跌宕经历。

本书作者通过大量采访和丰富的档案资料，详细解说了“二战”前后纳粹掠夺者对欧洲

艺术珍宝的巧取豪夺，包括对“堕落艺术”的清洗、纳粹高官在被占领国的艺术品收购狂欢、纳粹分子对犹太人所有的艺术品的无情夺取；讲述了在面对劫掠和轰炸威胁时，欧洲各国博物馆工作人员千方百计转移、庇护艺术品以及古迹救护官维护艺术品的经过；讲

述了各方在战后对公共和私人收藏的追索、返还过程；描绘了希特勒、戈林、画商之间的艺术品竞争以及盟国救护官和各方人士之间的博弈。

在纳粹分子的疯狂、战争的炮火面前，油画、素描、雕塑，这些艺术品何其脆弱，但是通过博物馆工作人员、古迹救护官、神职人员

的努力，根特祭坛画、《抱白鼬的贵妇》、《圣母与圣子》等很多西方艺术品最终保存了下来。

本书出版后深受好评，荣获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后本书被改编为纪录片《劫掠欧罗巴》和电影《盟军夺宝队》。

（朱绍杰）

白衣天使的点滴

□温远辉

散文集《最美的年华——一名资深护士的日记》是一部记录和表现当代医生和护士的工作生活，尤其是护理工作的非虚构作品集。作者张红霞（一然）是生活工作在广州，坚持业余创作多年的诗人、作家，她是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多年的副主任护师。她以自己第一线工作的真体验，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可靠精彩的案例，丰富生动的细节，展现了护理工作的真实内情，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医护工作细节的神秘面纱。

大约三年前，张红霞应一家影响不小的报纸之邀，开设“护士日记”专栏，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或长或短，以日记体的形式，随笔散文的笔调，写下了她身边护士同事护理工作的点点滴滴。

记得有一次，红霞对我说，作品又被转载了，还有同事读到后给她留言说，谢谢她写出了她们的心声，她说她真的激动。我明白，对一个从事多年创作、作品已被转载过的作家来说，又一次新的被转载，尚不至于这么激动，她激动的是她宣传打造“护理文化”的努力，开始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了。这些年，她孜孜以求的是能够将“护理文化”好好地总结定位，归纳出体系，提炼精髓，将之提升到新的高度，让社会对护理工作有文化上的认识，让护理界形成更好更强的文化自信氛围，以此来抗衡价值缺失的现象。红霞连续两年张罗举办羊城“护理文

化”论坛，目的也正在于此。

说到护士日记，我想起15年前非典的那段日子，有一位美丽慈悲的护士长叶欣，倒在了抗非典的岗位上，她的塑像，至今仍竖立在二沙岛的中医院里，让人在她的塑像前不禁对她的精神意志肃然起敬。还有一位护士长张积慧，写下了《护士长日记》，记录了抗击非典的过程，生与死的搏斗……今天又读到《护士日记》，不同时期的作品，不同的表述，但相同的是，都是由护士长所写，都是关于护士的真真切切的故事，都一样能触摸人心，让人感动。

对护士职业认识的高度和对护理工作价值把握的深度，会影响作家的认知能力和关注范围，从而影响她的观察角度、对材料的选择，以及主旨的确定、情绪的表达。张红霞对护士职业和护理工作有着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她专门写了一篇《护士的价值》，追问“何谓护士的价值，护士的价值如何体现？”还有《护士不只是打针吃药》《午后的病房》等文章，都是回答作家在这方面的思考的。这些文章都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来巧妙地回答作家的思考。

除了善于讲故事，红霞还特别注意细节的表现。她说“在细节上着眼的护士才是好护士”，护士要培养对细节敏锐的观察能力。作家常常通过写活细节来达到渲染的、传神的效果，比如，护士帽、衣饰，提灯查夜，手的变化，眼神，一朵花，一缕阳光，等等。她发出独特的



感慨：“对护士来说，怀孕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哀愁……”

书中汇编的文章近60篇，虽然几乎都是聚焦于医院，围绕护士生活和护理工作，围绕对“护理文化”的思考来编织文字、敷衍成章的，但并不显得狭隘、枯燥，原因不仅在于上面所分析的有那些优长之处，还在于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写生死的，面对病痛的态度，等等，无一不是让人感兴趣的话题。

张红霞是诗人，诗人的文笔是优美的，情感的抒发会更浓烈一些。不少篇章都处理得相当优美，像《与一缕阳光相遇》，优美如朝阳，带给人暖意。《走进生命的低谷》富于哲理启迪。《美丽的丹凤眼》则如一幅人物素描，生动传神。就连文章的题目，不少也富有诗意。比如，“提灯的女人”，“仿佛莲花一般的手”“手术刀的温情”……读来如咀嚼橄榄，滋味奇妙。



在别人眼里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事物，一旦亲吻过她的灵魂，就会变成一朵朵芳香四溢的花儿。一句司空见惯的“我在”，她竟能体会到一种饱满的幸福；就连体味别人的惆怅，她也觉得是一件好事；看到中华路平交道口的大饼，她居然关心起北方黄土高原上的生命；在她眼里，“一匹布，一如渐渐沉黑的黄昏，有一整夜的美可以预期”；在她心里，倒地而死无人吊的床尸，竟因爬在身上的菌子、苔藓、蕨草而青青翠翠地重生。她说：“我喜欢活着，生命是如此充满愉悦。”

沉闷的空气压抑了数日，终于在这个仲夏的午夜释放了出来。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天幕顿时像被划开了一道口子，大雨汹涌，倾泻而下，其势如千军万马，你挤着我，我撞着你，推推搡搡，前簇后拥。凉爽很快攻占了温度的最高峰，屡次被天气愚弄后，终于拾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清凉。

光明，本是无色无味的，若在上边

良善，种细腻，种豁达，就能开出繁花，开出芬芳；心田，本是有欲有求的，若能把欲和求看淡，放下，把心田所欲、所求的事物与人融为一体，就能达到不知有花的境界。

不知有花，不是真的不知有花，而是达到人花一体，物我相忘。“人剑合一”，是剑客舞剑的最高境界；不知有花，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不知有花，你的生活将处处芬芳。

不知有花，处处芬芳

□沈艳丽

花，这个大自然的宠儿，在大千世界中，几乎随处可见。凝视张晓风老师的新作——《不知有花》，心想：为什么会不知有花？带着疑问，我走进了张晓风老师心田的花园。

书名虽为《不知有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但细细品读，却处处是花。读完令人灵魂生香，温暖在心头荡漾，感激在心田播撒，更有看透事后的释然萦绕心底。良善，细腻，豁达三朵金花，铆足了劲儿绽放。花儿在人群中穿梭：一会儿爬到孩子的床前，一会儿跳上给弟弟妹妹的书信，一会儿躺在等待爱人回家的脚步下，一会儿坐在朋友的病榻旁，一会儿钻入读者的信件，一会儿凑到陌生人的笑脸前。花儿在微小事物中游走：从饺子皮上的指纹到织满蝉声的油纸伞，从“无名蜜豆冰”的对联到牛肉面店面的广告词，从城市的人行道树到戈壁的酸梅汤，从一则笑话到翻修房子的时光。花儿在辽阔的心境盛放：一份“同在”的缘分，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一段逝去的悠长岁月，一缕浓浓的乡愁，一次绝妙的戈壁行脚，一从错过了花期的昙花，一个湮远年代的春天，一次不知有花的偶遇。

你怎样看世界，你看到的世界就是怎样。张晓风老师胸中有乾坤，心中有日月，她的世界是柔软的、芳香的、辽阔的。她仿佛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大有大的难处

□乐倚萍

中国海关的“洋大人”

□夏丽桦

在近代中国海关的洋雇员里有一对英国父子，远渡重洋到中国工作，将人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了中国。由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德雷格撰写的《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潘一宇、戴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便是一本讲述这对父子生平的传记，系“海关员传记丛书”的第二本。

在本书中，我们既能了解这对父子在中国的生活日常，又能通过他们的眼睛观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还可知晓“列强”的国民并非都凶恶，像包氏父子这样的洋雇员，为近代中国外交也做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海关雇佣洋人，始于1858年，国内通商口岸均有。辛亥革命之后，才陆续撤走。近代中国，著名的海关洋雇员有两位：一位是传教士的儿子李泰国，另一位是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后者领导海关总务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有人说，晚清最有权势的中国人是李鸿章，外国人则是赫德。

包腊出身英国贵族，父亲老包马丁还是个专利不少、实际应用并不多的发明家。18岁时，包腊考入伦敦海关。可1860年，19岁的包腊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地跟随加里波第远征意大利去了。战争胜利后回国，恰好赶上清廷招募海关洋雇员，命运便将他带到了中国。

毫无疑问，包腊在中国海关工作愉快。从天津、上海、北京，再到宁波、广州，除了因工作出色而职位一再升迁，对中国的物价、饮食起居以及仆人服务都很满意。唯一不太喜欢的是上海，觉得物价偏贵。在沪期间，包腊不得不去做兼职翻译赚外快。

从1863年来中国，至1874年在英国家中逝世，包腊只在中国工作十



年，但成绩却相当突出。初到天津，他随李·阿舰队在海上监管走私，后在广州，继续缉拿鸦片走私贩。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是跟随“斌使团”巡访欧洲。斌使为满族遗老，但却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此行不算成功，却也为晚清开启了扇连接西洋世界的窗户。另外一件是，在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率领中国展馆首度亮相，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不幸的是，包腊回国不久后，便因病去世了。为了感谢包腊，赫德主动将儿子包罗派往中国海关工作。包罗寻着父亲的足迹，先后在天津、广州、营口以及厦门海关工作。彼时的晚清海关已经摇摇欲坠，包罗无法像父亲一样取得辉煌业绩。但由1886年到1923年，包罗依然在中国努力工作了将近四十年。离任回国前，他是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理文案。

除了海关业务以外，包腊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红楼梦》的前八回，而包罗则在厦门翻译了《厦门志》。不难看出，他们深爱着中国文化。虽为历史小人物，包腊父子却让我们深受感动。

书讯 《中国女诗人诗选》出版

日前，《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展示了当代诗坛92位前沿女诗人在2017年所作的400余首诗作。

《诗选》由诗人海男、施施然主编。

据了解，该书力求由女诗人编、女诗人选，坚持“女性力量、专业眼光、当代气象”的择诗标准，旨在反映中国女性诗歌的现状和女诗人非凡的创造力。入选诗作由9位优秀的诗人编委推荐产生，她们是：海男、

男、萧潇、安琪、戴潍娜、冯娜、谭畅、金铃子、横行胭脂、施施然。海男，当代女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施施然，当代女诗人、画家，曾获河北省人民政府文艺振兴奖。该书所选诗人有王小妮、从容、娜夜、路也、布非步、林馥娜、丫丫……其中既有成名已久、在诗坛成就卓著的女诗人，也有正活跃在一线的中青年女诗人，更有近期崭露头角的新锐女诗人，年龄跨度从50后到90后。

（朱绍杰）



天草丹参保心茶

对血管好 对心脏好



功能主治：活血化瘀。用于心血瘀阻型胸痹的辅助治疗，可缓解胸闷、心痛、心悸。

OTC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尚不明确 黑药广审(文)第201804005号
国药准字B20040008 黑龙江北奇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热线：400-185-9808 各大药店有售

广告